

研究述评
Research Note

汉语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

Chinese Language Belongs to Both China and the World

李宇明
(LI Yu Ming)

新加坡周清海教授是我师辈，儒雅之风翩翩，华语之见硕硕。在《全球华语词典》《全球华语大词典》的编写过程中，在“大华语”概念的探讨形成中，在对“大华语”历史面貌与现实状况的认识上，我们的学术观点十分接近，学术行动遥相呼应，在十余年来大华语的研究中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学术情谊。

2016年11月底，清海先生发来一封电子邮件，主要谈两件事情：一是希望进一步推动“大华语”研究，策划编辑研究丛书；一是向我介绍邱克威博士，说邱博士计划出版一部自己的论文集，“论文很有看法，水准不错，对马来西亚将来的华语研究必将起推进的作用”，希望我能为之作序。我知道，清海先生特别关心年轻人的成长，更希望海外华语研究者能够与中国深结学缘。

其实，我对邱克威还是有些印象的。他曾在北京大学就读，学士、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研究古音韵的，一个留学生致力于古音韵研究，京城有名。他在马来西亚多所大学任教，发表了不少有关马来西亚华语的研究文

李宇明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。国际中国语言学会会长，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会长，《语言战略研究》杂志主编。E-mail: liyum@263.net

©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, Kuala Lumpur 2016

章，我也曾读过几篇，受益颇多。然而，这种印象必然是肤浅的、剪影般的。自从遵清海先生嘱，在准备写序的过程中，通读了克威博士的书稿及一些相关材料，一位马来西亚华语学者的形象忽然明晰起来，活泼起来，生动起来。

海外华语是汉语（华语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体现着汉语的丰富多彩和华人的语言智慧，但学界对其研究一直较为薄弱，除了新加坡华语，其他华语的状况所知甚少。克威博士富有学术使命感，身为马来西亚的华人后裔，对马来西亚华语的研究状况深为慨叹。他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，故而一旦投身马来西亚华语研究，便能在词汇规范研究、方言研究、语言现象的历时研究等方面做出成绩。

克威先生的《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论集》，揭示了许多具有特色的马来西亚华语现象，对一些华语历史文献资料做了搜集整理，而且还进行了海外华语研究路径的探讨。克威先生强调华语研究的历史观。在调查语言现象时，自觉考察其历史源流，进行历时与共时两个视角的分析。他注意结合华人移民史和华人的社会特征来看待问题，使研究具有人类学的视野。

《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语词汇差异及其环境因素》《〈叻报〉的词语特点及其词汇学价值管窥》《马来西亚“居銮华语”调查研究》《马来西亚中文地名音读特殊变异举隅》等论文，便可视为这种探讨的代表作。

更为可贵的是，克威先生还从宏观上论述了马来西亚华语形成的历史，指出其所受到的共同语的三波重要影响：一是民国初年的“国语运动”的影响，二是1970年以来台湾“国语”的影响，三是21世纪以来大陆普通话的影响。他的这一观察十分重要，具有较大的普适性，马来西亚华语所受到的共同语的这三波影响，也适用于东南亚其他华语。正是这种影响，决定了海外华语与本土汉语的联系，决定了海外华语属于民族共同语变体的性质，决定了“大华语”的现实存在以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。

海外华语研究薄弱之原因，或有许多，其中之一是“汉语观”的偏狭。过去多注意本土汉语，而相对忽视本土之外的汉语，没有认识到“汉语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”。说汉语是世界的，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：

其一，海外华语。这是海外华人华裔的母语。作为“母语身份”的海外华语，在一些国家属于民族语言，如东南亚华人较为集中的国家，如中亚的东干族；在一些国家被列入“传承语”的范畴，如美利坚、澳大利亚等国；在一些地区正在成长中，如英国等欧洲的华语；还有一些新华侨聚集的国家，华语的身份尚不明确。

其二，作为外语的汉语。随着汉语的国际传播，世界上有许多学习过汉语和正在学习汉语的外国朋友，其人数可以百万计或千万计。他们也在使用汉语，或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汉语。汉语对他们来说，是外语。

作为外语的汉语，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存在了。最应当提及的是，当年传教士从欧洲来到中国，把汉字和汉文献介绍到西方，兴起了欧洲的汉学。欧洲汉学对汉字、汉语和中国文献的研究，具有特殊的角度，且对欧洲语言学的发展乃至文化、社会的发展，都发生了重要影响。欧洲汉学是古代汉语在专业领域所发挥的特殊作用，过去对国外汉学关注不够，近些年这方面的研究有了较大进展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传统的欧洲汉学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，正在向着“中国学”的方向发展转变。在这一转变中，现代汉语的作用与地位将会显著起来，汉语的“专业外语”身份也将更加明显。

汉语“专业外语”的身份，随着世人对中国的关注和华人华侨的海外传播，在一些领域更加显现出来，如中医中药、中国功夫等早就在国际上传播，如今尤甚，这些领域的从业者，需要一定的“中医汉语、功夫汉语”的帮助。汉语的“专业外语”问题，需要引起关注。

其三，“汉字文化圈”的汉语。由于历史上的特殊原因，汉语汉字在日本、朝鲜、韩国、越南的身份相当特殊。第一，历史上，它们曾经使用汉语汉字作为正式书面语，汉语是其“历史语言”。第二，汉字是日、韩文字系统的一部分，是越南传统文字系统的一部分。日本假名脱胎于汉字，日本的特殊汉字“国字”和越南的“字喃”属于“汉字系文字”。朝鲜、韩国的谚文，采用方块状构造，显然受到汉字方块状的影响。日韩今日还在不同程度使用汉字。第三，在使用汉语的过程中，日语、韩语（朝鲜语）、越南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，即使今天它们有了自己的书面

语，汉语汉字仍在一些文化领域中使用，因此了解汉字、汉语及汉语典籍，仍是这些国家所需要的。就此角度看，汉语或可视为“辅助语言”。第四，在这些国家，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士把汉语、汉字作为研究和从事教育的专业，作为信息化的处理研发对象，比如越南的“汉喃”专业，日本的“国字”研究等，汉语汉字是它们的“专业语言”。第五，这些国家的外语系也在开设汉语，许多人到中国留学来学汉语，这一情形下的汉语，当然是“外国语言”。第六，在越南，华人还是一个少数民族，汉语因此还是越南的“民族语言”。如此看来，“汉字文化圈”的汉语，绝不仅仅是一种身份，应当如何为汉语定性，还是一个新课题。

此外，从世界语言生活看，国际组织中的汉语也需要关注。许多国际组织，都把汉语作为其官方语言或工作语言，如联合国及其下属的国际组织。中国也是这些国际组织的成员，国际组织中的汉语，不能用母语和外语来定其身份，但国际组织的汉语生活，需要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的支持与推动。

汉语在国际上的情况异常复杂，过去曾有一些研究，但因没有认识到本土之外汉语生活的重要学术地位和社会价值，研究不够自觉，不够全面，当然也不够深入。近年来，由于“大华语”概念的提出，对海外华语的研究多了起来，站位高了起来，但对具有母语身份的海外华语的全面研究，还只能说是刚刚起步。作为外语身份的汉语研究，较多集中在教学领域，聚焦在课堂上，而较少延伸到汉语的“外语生活”领域。汉语作为外语的教育的目的，是为了发展汉语的外语生活。这本来是一个“公理性”的命题，但缺很少有人思考。至于汉语作为“专业外语”的情况、汉语在“汉字文化圈”的通体观照，汉语在国际组织中的应用情况等，也应重视起来。亦即在本土汉语之外，不仅要树立“大华语”的概念，还应有更大一圈的“全球汉语”的理念。要在全球视野下研究汉语，研究汉语应用，研究汉语生活。

俗谚：送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为给克威先生的大著作序，使我对马来西亚华语有了更多的认识，加深了对大华语及其变体开展研究的信心。而且还进一步结合汉语国际教育研究、西方汉学研究、传统汉字文化圈的

汉语问题、国际组织的语言问题等，进一步认识到了国际汉语生活问题，认识到“全球汉语”的问题。为此，我感谢周清海先生交给我这么一个任务，感谢邱克威先生的著作对我的启发。序言虽无玫瑰美，手中的确留余香。

编按：本文是李宇明教授为邱克威博士即将出版的《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论集》一书所作的书序。本书为华研出版语言研究的首部专著，李教授的序文综括大华语与全球华语的专业发展和语言现象，极具启发性。作者特允率先刊出，以享读者。